

何家弘 著

疯女

消闲系列丛书

洞里静悄悄的，那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出来，非常低沉、非常缓慢……忽然，一个女人轻飘飘地走了出来……

疯女

群众出版社

消闲系列丛书

疯女

何家弘 著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疯 女

何家弘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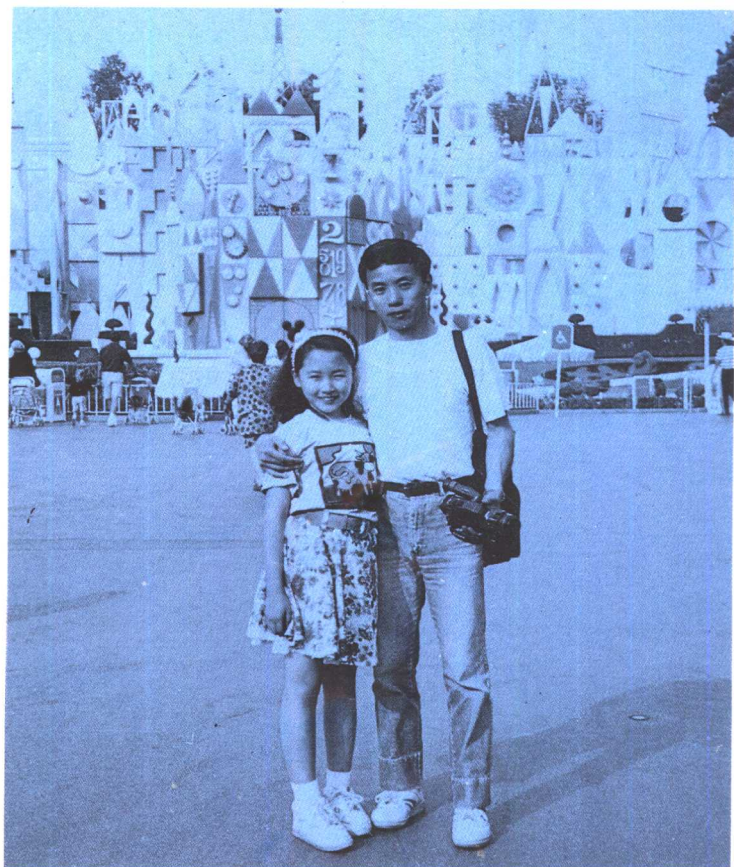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12 千字 插页 3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14-1351-7/I·496 定价:10.80 元

印数:8001—13000 册



△与小女孩摄于美国迪斯尼乐园

何家弘

内 容 提 要

洪钧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开办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是“郑建国强奸杀人案”。这个案子发生在11年前黑龙江省宾北县,凶手郑建国被判无期徒刑。洪钧首先到宾北县找当事人谈话,他对郑建国的第一印象是,郑建国可能没有杀人。这使洪钧对重审此案充满信心。受宾北县委副书记谷春山之邀,洪钧与谷春山等人一起进山打猎。不巧,吉普车坏了,他们只好在“黑熊洞”过夜。子夜时分,一个披头散发,面目可怖的女人,带着瘆人而怪异的叫声,从洞的深处飘忽而过,这一似梦似真的情景,吓坏了谷春山。谷春山的异常反应,引起洪钧深深的思索,也引出了一个悲壮惨烈的故事。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律师为主线的推理小说。书中所设计的情节极为合理,几无破绽。洪钧与肖雪的爱情真挚感人,而肖雄对李红梅的爱,莫英妹对肖雄的爱又是那么刻骨铭心,为人所动。

Gongjun / 19

人格面具非自我所能驾驭；
异化情渊多在癫与不癫之间。

——题记

愛可以給人幸福，
也可以給人痛苦；
愛可以催人奮進，
也可以促人頹廢；
愛可以使人攀上道德的峰巔，
也可以使人墜入罪惡的深淵！

目

录

1	楔子	
4	一	与众不同的律师
12	二	十一年前的冤案
21	三	铁窗后面的痴情
30	四	餐厅里面的正义
36	五	树林深处的猎手
42	六	偏僻宁静的农场
49	七	汇聚名流的晚宴
54	八	关于苹果的推理
62	九	两个相似的梦幻
70	十	出人意外的话语
76	十一	康乐园中的大款
83	十二	异常奇怪的血痕
91	十三	十一年后的猜疑
98	十四	松花江畔的情侣
105	十五	初次打猎的运气
114	十六	黑熊洞里的幽灵
122	十七	车轮声中的思考
127	十八	情意缠绵的夜晚
135	十九	密封现场的推理
142	二十	滨北车站的巧遇

目

录

147	二十一	突然光临的男女
154	二十二	两个可疑的人物
158	二十三	并非情愿的推理
169	二十四	春河镇上的棱场
172	二十五	山神保佑的猎人
178	二十六	珍藏心底的秘密
184	二十七	香烟头上的血型
188	二十八	似曾相识的双眼
195	二十九	不在现场的证明
200	三十	令人沉醉的恋情
207	三十一	无人喝采的推理
218	三十二	一封迟到的来信
223	三十三	马尾松下的坟丘
228	三十四	人类异化的情爱
235	三十五	毛骨悚然的夜晚
241	三十六	神出鬼没的女人
246	三十七	兄妹重逢的难堪
251	三十八	天地为证的真情
257	三十九	双血型人的表演
265	四十	更像开端的结局
270	后记	

在黑龙江省宾北县东南的群山之中，有一座黑熊岭。岭上有一个大山洞叫黑熊洞。这洞口宽十几米，高近十米，洞深二三十米。大洞里面还有两个小洞。右边的小洞只有十几米深，而左边那个小洞有多深则无人知晓。在大洞口右边的石壁上，不知哪个朝代的人留下了四行镌刻的大字——

黑熊岭上藏神仙，
黑熊洞里匿青天；
叹罢无常淆善恶，
却怜尸骨伴嵒岩。

1994年初冬的一天，本书的主人公洪钧律师与滨北县委副书记谷春山等人到黑熊岭打猎，因车出故障不得不夜宿黑熊洞。那天晚上，洪钧与谷春山在洞里经历了一

怪事。这件怪事后来被滨北县城的人传得神乎其神。

……怪石嶙峋的黑熊洞在天黑之后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谷峰山躺在皮睡袋里，发出均匀的鼾声。洪钧坐在洞内中央的篝火旁，不时地把身边的树枝扔到火堆上。洞口外面那堆篝火已经变成了暗红色。而对面山坡上的树林就像一只黑色的大怪物，不怀好意地窥视着山洞里的人。洪钧不想走出这一小块温暖且光明的世界，更任凭外面的火堆变成完全的黑色并融汇在对面山林那黑黢黢的怪影之中。忽然，一阵急风从山顶折下来，掠过那堆黑色的灰烬，于是有几点红星跳跃起来，犹如几星鬼火在对面的山林中舞动。一丝无可名状的恐惧感在洪钧的心底油然而起。

洪钧觉得在神秘莫测的大自然面前，人类真是无可奈何的可怜。虽然他从小就接受了唯物论的观点并虔诚地相信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虽然他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登上了科学的象牙塔并戴上了法学博士的桂冠，但是他仍然会因为想不出在银河系以及河外星系外面究竟存在着什么而感到不寒而栗，就像原始人面对闪电雷鸣而浑身颤抖地俯首跪拜一样。人对于不可知的东西——包括人类自身——总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洪钧想到了他在旧金山第39码头前那繁华大街上参观的一个名为“信不信由你”的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既有实物，也有录相或照片。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一个每只眼睛中都并排长着两个同样大小瞳孔的人！当洪钧用自己的两个瞳孔望着那个人的四个瞳孔时，他的心底也曾升起过这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他记得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人类因为恐惧才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

洪钧觉得很疲劳，但他不想睡觉，拼命地睁大眼睛，右手机械地把树枝一根根扔向面前的火堆。然而，他的脑袋越来越沉，终于垂在了胸前……

不知过了多久，洪钧被一种声音惊醒了。他抬起头来，睁开眼

睛，向四周看了一圈，但洞内是死一般的沉静，只有谷春山那轻车的鼾声伴随着洞外时紧时慢的风声。

洪钧见面前的火堆已经变成了暗红色，连忙抓起几根树枝扔到上面。有些潮湿的树棍被炭火烘烤得“噉噉”作响，过了一会儿就燃烧起来。火苗跳跃着发出“劈劈叭叭”的声音，把洞顶的岩石都照得闪闪发亮。

忽然，从他身后的洞内传出一种奇异的“呜呜”声。他立即回头看去，但只看到自己那巨大的身影被篝火投映到洞底和洞顶的岩石上。他哆嗦了一下，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影子这么可怕！

洞里静悄悄的，但那声音仍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洪钧揉了揉自己的耳朵，确认这不是他的幻觉。那声音非常低沉、非常缓慢，就像一个女子在哭泣，又像一只野兽在哀鸣。忽然，他觉得头皮发紧、后背发凉、浑身的毛发都乍立起来，一种不可抗拒的恐怖感攫获了他的身心。他慌忙推了推身边的谷春山，声音很低但很急促地叫道——

“老谷！老谷！快醒醒！老谷！”

谷春山终于被洪钧推醒了，他一下子坐起来，莫名其妙地问：“咋啦？咋的啦？”

“老谷，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谷春山和洪钧一起看着洞里，侧耳细听，但是那声音却消失了。谷春山笑道：“啥声音也没有啊！洪博士，你第一次在深山里过夜，害怕了吧？”

洪钧没有回答，仍在倾听着。谷春山从睡袋里爬出来，活动了一下自己那有些僵硬的躯体，然后坐在洪钧对面的干草上，给火堆加上几根木棍。

就在这时，洞里又传出那低沉幽长的“呜呜”声。洪钧忙对谷春山说：“你听！”他发现谷春山的脸上也充满了恐惧的神态。

那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出来，而且越来越近。忽然，他们听到一

阵窸窣窸窣的响声，好像什么东西在爬动。“黑熊！”谷春山轻轻叫了一声，一把抓起身边的猎枪。洪钧也忙把猎枪拿在手里，但他明显地感觉到手在颤抖。

“呜呜”的声音消失了，窸窣窸窣的声音也停止了，但是洪钧却觉得更加紧张了，因为这整个山洞里似乎都隐伏着不可知的危险！

忽然，从左边的小洞里走出一个身穿黑袍、披头散发的女人。借着篝火的光亮，洪钧看到一张惨白的脸和两只血红的眼睛！那个女人轻飘飘地走出来，突然发出一声震人心肺的惨叫，然后快步向他们奔来……

当洪钧清醒过来的时候，周围又都恢复了原来的平静。似乎这里任何事情都未曾发生。

远处的山岭上传来几声如同婴儿啼哭般的狼嗥。

……

— 与众不同的律师

洪钧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前，环视着室内的陈设——左侧的墙边并排放着两个书柜和一张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电脑和打印机；对面的墙边放着一套沙发和一个茶几；右侧的门边有一个花架，花架上放着一盆龟背竹，墙上还挂着一副很大的油画。他很满意，不仅因为这一切已胜过他在美国的工作条件，而且因为他是这里的主人！

洪钧身材很高但不魁梧，四肢显得有些偏长；宽阔的前额与整齐地梳向右边的黑发显示着学者的风度；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中流露出善解人意但又有些执着的目光。他刚过而立之年，但举止却显得十分稳重和老成。

他转动老板椅，面对玻璃窗，欣赏着窗外满地的红叶。十几年

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悠闲，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件终生难忘的往事——

……那也是一个地上铺满红叶的时节。晚自习后，洪钧陪肖雪出去练车。肖雪是位来自哈尔滨的姑娘，生得天姿国色，而且是法律系的“文体双星”。在肖雪的三个主要追求者中，洪钧并无优势。虽然那位学生会主席没有洪钧的相貌英俊，但他有着哲学家的思维和外交家的口才。虽然那位足球队长没有洪钧的举止文雅，但他有着响亮的歌喉和男子汉的豪爽。不过，洪钧执着地追求着。为了得到肖雪的青睐，他不惜把宝贵的时间扔进他并不怎么喜爱的舞厅和篮球场。肖雪似乎格外欣赏洪钧的风度和学识，但她对这三“候选人”的态度并不明朗。为了参加北京市高校自行车比赛，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外出练车，因而就需要陪练。虽然她较多地把这“任务”交给洪钧，但另外两人有时也能得到她的“宠幸”。

洪钧跟着肖雪骑车来到颐和园东门外，然后又向北骑去。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正是练车的好时候。肖雪加快车速，洪钧则有些吃力地在旁边跟着。他觉得这不太宽的公路两旁那高大的树干和昏黄的路灯在飞快地向后滑去。突然，他听到肖雪一声惊叫，同时看见有一根粗绳索之类的东西悬空横拦在前面的公路上。他急忙双手捏闸，但惯性仍推着他向前冲去——车被绳索兜住了，但他却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路面上。摔倒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在他旁边摔倒的肖雪，便忍着左肩和腿部的疼痛，爬起身来。正在这时，只见从路旁的大树后面走出两个人来，其中一人大声喝道：“想活命就快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洪钧看见那人手中拿着一把一尺来长的片刀，便本能地说：“我们是大学生，身上没钱？”然后便去扶正在挣扎着站起身来的肖雪。“没钱！把这小姐留下顶钱！”那两个人说着便逼了上来。洪钧从来没跟人打过架，但此时不知从何处来了浑身的胆气。他把肖雪推到身后，猛地弯腰抓起肖雪那辆轻便跑车向两个坏人抡去。持刀人躲闪不及，被前轮打

了一个跟头，手中的刀也掉了。另一个小子躲了过去，但洪钧抡着自行车转了一圈，第二下又把他打了一个大马趴！洪钧虽然不很强壮，但毕竟身高1米80！那两个小子吓得连滚带爬地跑走了。

肖雪刚才是连摔带吓有些发蒙，此时已清醒过来，见洪钧仍然在抡着自行车转圈，忙叫道：“洪钧，他们早跑了！”洪钧这才停下来，把车放到地上，气喘吁吁地说：“跑啦？哦……便宜了他们！你怎么样？摔坏了吗？”

“没啥事儿。咱们快走吧。”

他们检查了一下自行车，发现只是车把摔歪了，便正过来，骑上去，飞快地返回学校。进了校园之后，他们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两人把自行车放好后，都不想回宿舍，便走进了路边的小树林。此时，他们才感到身上有不少疼痛之处，走起路来也一瘸一拐的。他们在一棵树下停住了脚步。洪钧自我解嘲地笑了笑说：“我刚才看上去一定挺傻的，他们跑了我都不知道！”

肖雪深情地说：“不！你当时真勇敢。没想到，你这个书呆子在关键时刻还真行！”

“其实……都是因为有你在我身边！”

两个人默默地面对面站着。凉凉的夜风吹着他们热热的身躯。白色的路灯在黑色的树叶间闪烁。肖雪又向前走了两步，仰起头来望着洪钧的眼睛，轻轻叫了声：“洪钧……”洪钧觉得肖雪的声音有些异样，但他马上就明白自己朝思暮想的幸福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低下头去轻轻地吻了一下她那柔润的嘴唇——他感到有一股电流通过他的身体传到心脏，使他的心跳比刚才抡车时还快……

洪钧闭上眼睛，右手的五指反复地将头发向后梳去——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据说有极好的头部按摩功能。此时，他尽力去回味那第一次接吻的感觉——那是一种一生只有一次的感觉。虽然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肖雪，但是在这十余年的

生活旅途中，无论是在地球的这一边还是在地球的那一边，他都无法忘却那种感觉，因为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

忽然，一个姑娘的声音传进他的耳鼓——“老板，喝杯咖啡。”

洪钧睁开眼睛，慢慢地把转椅转了过来。只见从办公室的门口走进一位穿着入时的女子。她把咖啡放到洪钧面前，又补充了一句：“老板，这次我可没放糖！”

“谢谢，宋小姐。不过，我第三次提醒你——请你在进我办公室之前先敲门！”多年的美国生活使他觉得进他人房间之前先敲门（即使门开着）是一种最起码的礼节。

“噢！我又忘啦！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宋佳快步走到门边，故做认真地敲了敲门，说：“老板，我可以进来吗？”

洪钧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招聘秘书时一眼就看中了宋佳，因为她长得太像肖雪了——白皙的皮肤，秀丽的脸庞，线条明晰的鼻子，透着灵气的大眼睛和挺细但挺黑的眉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薄薄的嘴唇后面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白里透红的脸颊上泛起两个浅浅的酒窝，让人看了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片阳光灿烂！想当年，肖雪就是因为这迷人的微笑而被男同学们评为“校花”的。而且，两人说话的声音也很像，只不过宋佳的语调中更多了几分北京青年的调侃。有几次，洪钧真想问宋佳是否认识一个叫肖雪的人，但话到嘴边又都被他咽了回去。

宋佳确实很精明。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能从十几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但她很快就察觉到这位相貌英俊的洋博士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她本来在警察学院学的是文秘专业，毕业后在市公安局工作两年，后来辞了职，到一家私营公司搞公关。这几年，她已先后换了五六个工作，包括饭店、酒吧和歌厅，但一直没找到满意的位置。这次应聘来当秘书，本来也没太认真。面试时，她对这四星级饭店中的办公环境印象不错，而且对老板很满意。用她自己的话说——“这老板不错，不俗，也不酸。”几年来，她一直在

自修心理学，号称有心理学硕士的水平。根据她对洪钧性格的分析，她决定主动缩短与洪钧的心理距离。因此，一个月的试用期还没满，她就不再称洪钧为洪先生或洪律师，而直呼其老板，且说话颇为随便。当然，洪钧交给她的每项工作，她都尽全力去完成。

洪钧喝了口咖啡，心不在焉地问宋佳：“你觉得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不错，挺养尊处优的。这不，都快一个月了，除了几个咨询的，连个正经案子都没有。我说老板，您不是回国休假的吧？”

“工作也得一张一弛嘛！”

“那咱们这弛得也真可以！这样下去，咱们所就得改名休养所了！”

“有这么严重？”

“要是按晚报上登的那样，我看咱们坚持不了多久。”宋佳指了指桌子边上那份《北京晚报》。

洪钧拿起那张晚报，翻到第二版，又看了一遍他用红笔圈出来的那一小段报道——

洪钧律师事务所日前在京成立。这是在北京成立的又一家个体所有制律师事务所。洪钧律师曾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法律系任教并兼任律师，后于1987年赴美留学。在美六年期间，他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洪钧律师事务所专门承办各类刑事案件。这在归国律师中亦属罕见……

宋佳说：“现在的律师都千方百计找经济案子、搞国际项目，咱们哪能说自己专办刑事案件呢？！”

“刑事案件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专长。”